

楚

寶

楚寶卷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謙較訂

大將

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其先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  
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  
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大尉城局叅軍文帝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河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文帝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廣威將軍隨羆太守旣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羆羆內少糧羆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

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兵。元景曰：蠻  
聞罷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  
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  
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  
羈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徙爲後軍中兵，叅軍及朝  
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  
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誅書作非建武將軍薛安都、  
署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  
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叅軍龐季明。

年七十三。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安都留屯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元景率衆至弘農。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初。安都頓軍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

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  
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並遣陝、陝城險固，  
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晃連提帥衆二萬度  
嶠救之。安都方平，各列陣城東南以待之。顯祖勒精  
卒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宏陽義兵當南門，而陳趙  
難、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犄角。魏兵大合，安都  
等與戰於城南。魏多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  
兜鍪，解鎧，唯絳綵納兩當衫，馬亦去其裝，瞋目橫矛。  
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

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商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陣於城西南。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晏。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

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屈乃降何也皆曰雪廟見驅後出者滅族以騎感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於長洲使安都斷後宗趙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



之武陵王入討元凶。以元景爲咨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夏四月癸卯，發溢口。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之素淮移書朝士，爲陳順逆。癸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隆者，皆勅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甲子，勅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勅自登朱雀門。

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  
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  
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疆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  
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  
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  
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  
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來奔劭殺義恭十二子  
己巳武陵王卽位于新亭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

軍尋授雍州刺史

東晉於襄陽  
僭置雍州

始上在巴口問元景

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尋  
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加  
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統王玄謨等諸將討之時  
賊質義宣並反於是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  
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  
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質攻陷玄  
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  
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熟就節

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  
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  
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  
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  
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  
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於是克捷。大明三  
年。遷尚書令。封巴東魏公。六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南兖州刺史。留衛京師。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  
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加開府儀同

三司領丹楊尹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喫爾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初孝武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孝武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

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沈慶之發其事。遂遇害。明帝卽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變皇化。方任乎漢輔業。茂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勛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旣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南史曰。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存。

聖楷曰。元景傳。宋書叙北伐失之太繁。南史叙平蠻文失之太畧。甚矣史筆之難也。予稍爲芟合。庶幾可觀。若夫史稱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信有命乎。此亦古今所共惋惜矣。

歐陽顥

歐陽顥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爲罷豪族，顥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爲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顥善，故顥常從欽征討。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梁代所無，顥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顥同行。欽度嶺而卒，顥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



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勅衡州刺史  
韋粲討之。粲委顧爲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粲自  
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  
蘭欽躬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柩，  
以兄欽與顧有舊，遣招之。顧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  
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陳  
武帝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顧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  
顧，武帝援之。裕敗，遷顧爲始興內史。梁元帝承制，以  
始興柁爲東衡州，以顧爲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手

元帝通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頎甚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時蕭勃在廣州兵疆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頎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頎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頎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頎爲前軍都督周文育擊破之擒送於武帝

帝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顧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顧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顧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平越中郎將、湘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顧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蕤、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顧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

在。曷。緩。亦。尋。卒。至。是。顓。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  
天嘉四年薨。贈司空。謚曰穆子紇嗣。

聖楷按徐陵撰歐陽顓德政碑云。僧釋慧義等。來  
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期。  
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  
於是。晚。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是。  
時。佛。教。隆。重。士。氣。類。靡。故。清。議。口。碑。操。自。緇。流。如。  
此。亦。可。異。也。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陸人。父法光，仕隋，爲楚州刺史。元皇  
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大業末，  
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入自占數千萬，開  
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  
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  
唐，授陝州刺史，封安陸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  
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  
擢其子智仁爲温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

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溯江與開州賊蕭開提畧巴蜀。紹遣智仁及圻張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擒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安。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遺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杞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

荊州都督

呂溫凌煙閣勳臣贊曰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  
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攸其一邦如  
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  
公與高引忠歸誠豹變雙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  
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  
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聖楷按通鑑唐紀武德二年二月詎紹帥黔安諸  
羈來降是年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紹  
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

蜀紹又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  
城武德三年十一月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詔  
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紹攻銑荆門鎮拔之唐書叙  
次景珍來降在破道生普環之前又接云以破銑  
功封其子智仁云云大誤當以唐紀爲正且高祖  
嘗陰敕紹斬李靖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此大  
有關係其後李靖以取蕭銑十策上趙昶王孝恭  
卒平江陵此靖之功皆紹之功也本傳俱不載可  
知新唐書之陋



許紹家墓考

按安陸縣唐名安州紹家在縣西六十里大安山下其墓在縣東十八里紫石村與其子智仁同域又名宰相林以其子圉師爲高宗相也今志謂紹爲相大誤又李白娶紹之孫女本傳俱不載惟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年三十始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憇跡于此至移三霜據此則白未流夜

郎已先寓楚其上裴書亦或在此時耶白有安陸  
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詩云邇來桃花巖得憇  
雲窓眠則白之往來于許氏蓋又不止三霜矣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  
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爲一日千里因窮無地自致  
廼張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甘旨慶曆中莫僊  
諸唐據湖南山溪鈔掠罷縣提點刑獄楊畋召弼俱  
行頗用其策謀弼亦分軍薄嶮得挑油坪太平峒於  
畋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  
高蹈藉二廣畋以書召弼掌機密乘驛至曲江畋檄  
弼下美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賀蔣偕一軍沒餘衆

潰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弼以便宜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狗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吾。弼曉以大義。迺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收罷去。不爲功。然收在朝廷。每爲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弼久次。迺爲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還。極懇惻。不聽。母喪。奪哀。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

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僮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  
彌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  
溪蠻宣撫使舉使知辰州又奏彌不上吏課者二十  
三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  
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復知邕州又用宣撫使  
辟知順州四遷爲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卒於順  
州之官舍彌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  
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能得士死力智  
度閑深調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倉卒大軍常倚以爲

重作龍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苦不以違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信爲威嘗請榔桂霽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廼用之於今爲功初得廣源峒爲順州事屬草創存亡不可知弼受命卽上道折筮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卒無以易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于桂林表裏所著詩文書奏十有八卷

黃山谷銘曰武夫面牆文史疾武維此康州俎豆

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  
難行權處女脫兔及其旣平左規右矩虎端養已  
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髀黎姑息夷  
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藥不戰手漂絮終身或千  
戶封奇偶匪人梓慶爲鍊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  
以義往大能小施弩者技瘳我安義命民得休養  
邊陲之守不必摧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楊太史愼曰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  
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虔化縣云暖雪梅

花○樹○晴○雷○發○石○溪○出○頌○云○天○文○離○卷○石○人○影○背○含○  
沙○其○他○如○僧○寺○云○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蚤○行○  
云○炤○枕○殘○雞○月○吹○燈○落○葉○風○李○洞○喻○鳧○可○相○伯○仲○  
也○

聖○楷○曰○史○又○稱○彌○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此○固○將○  
相○風○規○未○之○覩○見○而○珠○珠○者○豈○易○企○及○乎○若○夫○詩○  
成○炎○嶠○韻○絕○一○時○卽○景○風○之○賞○吾○不○與○易○焉○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圍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刼

金人被砮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慰金人。近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塋。趣就職。又辭。理宗卽位。特授忠翊郎。尋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檀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  
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  
粟。馬益蕃息。六年。大元將那顏儼追金主完顏守  
緒。逼蔡檄珙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  
錫及鄧守移刺瑗相倚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  
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  
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  
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  
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

檄玘問邊事玘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爲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皆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玘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悉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玘遣其部曲馬天章奏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玘入城玘

伏階下請死。理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璘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使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璘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峪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峪山沙窩孤立。三

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蹙。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文破默候里砦。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

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帖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剌擒。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璘進軍至小水河。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薺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璘曰。此雲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悉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楸約共攻  
蔡制置使謀於璚璚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璚盡護諸  
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璚鼓行而前金人  
戰敗却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璚盡遣死花  
咸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璚與射獵割鮮而飲馳  
入其帳璚盡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  
東門出戰璚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  
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璚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  
以防突圍璚與璚盡約南北軍毋相犯决堰水布虎



落。僞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鈞二  
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蜚。瑛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  
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宸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  
明瑛進逼石橋。鈞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瑛  
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振。張殊死戰。進逼柴潭。  
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  
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  
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  
百三十有七人。蔡人許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

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  
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白柴潭非天造地設  
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  
之洞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  
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  
號人油砲入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  
正月辛丑黑氣壓城日無光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  
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

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  
戰城上。門開招倂。蓋入江海。執其衆。政張天綱以歸。  
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寘小室。環  
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珙與倂蓋分  
守緒骨。得金謚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  
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  
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  
人。分屯淠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  
二年。兼知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

蔡滅金功績昭著。琪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常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三年。期至黃增埤。後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琪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琪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

玘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燎江數十里  
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  
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授鄂州諸軍都統  
制元大將戚沒解入漢陽境大將溫不花入淮甸斬  
守張可太舒州李士達委罷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  
黃守王監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玘入城駐帳城樓指  
畫戰守全其城斬逕遁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  
戰功賞將士特賜玘金盃玘益以白金賜諸將士彌  
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玘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升

制置使兼知岳州、通樞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  
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家  
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  
文錦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  
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琪  
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琪收復  
京襄、琪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荊門、然後可  
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庚  
寅、牒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琪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

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  
州樊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興  
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窺江瑛密遣劉  
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并禿  
剌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  
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又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  
三層乞剗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治南  
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  
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

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標、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恩施，黔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來降，翔飛鶻軍改愛里名。



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  
使彭大雅不協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  
而兩司方勇於私闕豈不愧廉闇之風乎馳書責之  
隆之大雅得書大慚登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又  
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  
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  
奉行之又大興屯田訓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  
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  
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

二年。璘以京襄苑節苑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已拜少保。進封漢東魏公。璘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常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費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旣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魏。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

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  
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  
萬石遣蜀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爲策應司都統  
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  
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擄吾虛  
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  
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  
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  
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達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璘以身鎮江陵而兄璠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璘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張于公安襄士張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璘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

質瑒白于朝不從瑒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  
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  
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  
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計至帝震  
悼輟朝特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瑒忠  
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  
人人異瑒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  
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

然○事○外○還○貨○色○絕○滋○味○其○學○遂○於○易○每○卦○各○繫○四○句○  
名○警○心○易○替○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丁○南○湖○曰○理○四○世○祖○安○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  
皆○以○禦○金○爲○志○而○理○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  
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理○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菴○  
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還○貨○色○絕○  
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歐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

然後華夏率乎天人感格。又言今世冒之。彗場星之。士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穢人。斥之爲噉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慘或貪。或繆或遙。



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  
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脩守  
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覲定始有  
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於府  
之左俱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  
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  
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  
不厭禮接咸得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

山○使○玠○競○所○見○可○居○可○  
川○人○言○言○之○與○蠻○用○  
城○窺○玠○將○分○中○亦○  
池○其○所○謝○廷○前○厚○  
之○所○待○之○抗○後○爲○  
形○兄○士○禮○府○間○遣○  
起○弟○何○賓○上○帥○謝○  
則○終○如○館○謁○礪○播○  
漫○日○耳○食○之○玠○州○  
去○不○明○而○玠○氏○  
如○言○日○已○親○  
是○惟○更○以○主○  
又○對○關○微○之○  
旬○踞○別○言○酒○  
日○以○館○挑○所○  
請○墜○處○之○坐○  
見○畫○之○卒○  
玠○地○且○默○  
昇○爲○日○然○  
人○

曰某兄第辱明公禮遇思有少裨益非敢同衆也爲  
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手  
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  
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  
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  
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爲  
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  
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

裴寶

八

成玠獨坐之諸君無與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繩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若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裕。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

掠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  
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  
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  
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  
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  
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  
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頒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  
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  
蜀久所部兵精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

縱弗誅，養成其勢。西蜀危矣。玠曰：「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孰與吳氏？」夫吳氏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寨。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曉之，遂相率。

拜賀薊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又密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召，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

制賜金帶權兵部尙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  
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  
視執政其卒也制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  
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  
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  
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弱  
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  
寶慶以來蜀閭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  
進蜀錦蜀牋過於充飾久假便空之權不顧嫌疑昧



於勇退。遂來譏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齊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丞。

聖楷曰。奇功易建。奇士難逢。何也。乘時勢之便。中材可以因人而就。處困厄之會。英雄不能自致。其身使余玠不遇趙葵。能入對理宗乎。使冉璉兄弟不遇余玠。能城釣魚山乎。故闢館招賢。爲功業之本。而知人善任。又爲招賢之本也。玠入蜀時。作經

楚寶

人○與○之○商○賈○老○而○乃○功○不○謀○身○鬱○鬱○以○終○耶○  
矣○使○其○招○賢○禮○士○如○初○入○蜀○時○又○安○知○無○冉○氏○其○  
朝○廷○然○後○歸○老○山○林○嗟○乎○功○既○成○而○珎○之○志○亦○滿○  
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

趙葵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其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四年，金

人犯蘄州。欽與范攻唐鄧，有功，補翼承務郎，知棗陽軍。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蔡議兵。蔡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非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蔡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閔，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欽曰：「有兵之裨，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

晉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  
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  
聽卒敗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  
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  
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  
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  
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  
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  
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戢命秦喜守青平趙

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蔡母疾，謁告省，待不得，割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蔡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蔡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旣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搏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蔡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師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蔡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隳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

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  
言更從闕署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  
有不可勝諱者葵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  
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  
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  
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  
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  
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計叛與不討爾淮東  
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如

是則凡爲國之臣子莫不安矣。彌遠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蔡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六年。



十一月詔受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損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遂潰而歸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移知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三年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

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飾。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墾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特循。惟恐失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

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襲制。又不許再上疏曰：臣等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爲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効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襲麻之制，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各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又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勅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特授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魏公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

爲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  
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五年  
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四辭免景定元  
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  
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  
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  
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鄭清之傳曰清之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  
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

拜方披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又  
曰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  
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  
葵來遽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  
竟不果來

楚紀曰趙方爲蒲圻尉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乃  
生葵於邑之梅隱坊

聖楷曰宋史稱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  
所立皆如其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卽其偏裨  
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旣老而衛  
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予故以葵爲大將而范之  
好大喜功卒釀北軍之亂其氣量似有懸絕焉爾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人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張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昀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從之未決旬昀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



璘請自效。璘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明日，庭芝至，璘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練壯士。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舉進士。璘幕中，主管機密文字，璘薦庭芝於賈似道。璘卒，庭芝感璘知己，扶其柩塋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璘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叅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憲爲淮南制置使。李應庚爲叅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喝死者數萬。李璫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卯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璫兵。殺璫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璫于喬村。破東海石岡等城。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于通泰之間。

又破靳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迎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貧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銳軍，又大修學，爲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魏中有水旱，卽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

之揚民愛戴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城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乎但無使聽命于京間則功歸恩裨矣似道喜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

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  
誅文虎似道比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  
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  
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卽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  
請分淮西夏貴高巴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  
口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  
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  
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屯縣  
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

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  
五人于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計文德戰其北姜  
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  
死蘭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叅知政事七月  
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州揚州貴不至事遂  
已十月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以  
遏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  
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  
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

論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向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府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

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  
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  
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木請赦庭芝  
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  
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  
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圍之朱  
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陣將孫  
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  
被執至揚州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陸秀夫傳曰秀夫字君實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  
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  
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  
文人少能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  
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  
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  
庭芝益寵之雖改官不使去己咸淳十年庭芝制  
置淮東權崇議官德祐元年遷事急諸僚屬多亡  
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祥興二年崖山破秀夫負帝

曷路海苑

井中心史曰丞相李公庭芝受刑後書吏夏滋言  
險白於虜酋阿朮曰公之屍歛棺葬于揚州堡城  
司空廟後人皆危之劉亦義士也又云庭芝受刑  
頸無血按此二事可補史傳異聞

聖楷曰庭芝以百戰保一孤城至天祥之忠義來  
奔尙不足以奪其守死之志而欲殺之豈非烈男  
子哉乃天祥未免憤庭芝疑已致使興復無成此  
亦責人之過矣又詆其在揚十餘年畏怯無遠謀

惟閉門自守。無救于國。嗟乎。匡山抱劄黃冠。念。毋。誰。非。救國者哉。斯微。鉤。所以待聖而仁也。

寶名將論次

蘇洵御將之法有賢將有才將夫才將卽予所稱名將也養騏驥固異于養鷹然使其盡力擊搏不逢知已亦非雀鼠之所能羈也乃謂才小而志小者不先賞不怨此非通論矣張先盡力于劉弘朱伺罪命于陶侃豈爲饑飽哉述名將第四凡二卷

名將

關 廉

樂 伯

養由基

景 陽

次 飛

儉 客

李通

馬謖

張光

朱伺

張興世

宗慤

張欣泰

鄧元起

杜朗

張彪

名將二

李藝

羅紹威

雷蒲

周行逢

孟宗政

趙范

管如德

康茂才

顧成

張武